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真知真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真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真。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真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體爲統轄六合無限絕對之帝王。降物心二大臣於此世界。而使吾人爲二大臣之從屬。吾人知體之由物心二根成固已。及一挑心燈。照見天地。而忽知其所謂二大臣者。全不外於理想帝王之現象。嗚呼。吾人生此美妙世界。終身不觀見其真相而死者甚多。誠可哀也。若其人點一盞之心燈於暗室。而觀一大天地美妙之光景。破窗敞屋。忽變爲金殿玉樓。衆多苦患之世界。忽變爲仙境樂園。其初見爲妖中之妖。至是而悟爲妙中之妙。示此理於人者。實妖怪研究之目的。而所謂拂假怪開真怪者是也。

拂假怪而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之門外。開真怪而使人得泰然安住於歡樂之世界。故研究妖怪之結果。在放眞知眞樂之光明於心內之暗天地。其功誠不讓於鐵路電信之架設也。世人信妖怪者。以爲明確而不容疑。排之者則以爲無根之妄說。然信之者眞之而已。更不證明其所以眞。排之者虛之而已。更不說示其所以虛。是亦獨斷也。否則亦不免懷疑之弊。蓋此二種之間。自有蔽障。甲論者曰。實見妖怪。乙論者曰。是神經作用。而甲何故不證明實見者必眞理耶。乙何故不說明神經作用如何耶。以故世無論文運之進。而舊來之妖怪。依然不改其形。却張其勢。今也余提哲學之利器。而下一刀兩斷之斷。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

日本井上圓了原著
紹興蔡元培譯述

妖怪學講義錄
總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